



将高原行走的脚印组合成诗句

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雪山大地》

徐黄祥

■尽管记忆这东西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一旦它根植于作者的理想园地,就很难连根拔起,久而久之,成长为一棵丰满的想象之树,并通过语言文字被描绘出来,同时也成为一片树林的核心或曰灵魂

■这是作者对那块土地的深情认知、对地域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也是对一种神奇力量的体悟。没有厚此薄彼,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各美其美

一棵想象之树

2023年夏天,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我的视线引到了西部高原。先是到陕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从鄂尔多斯机场返京,途经伊金霍洛镇,在成吉思汗陵最高处眺望沙漠的辽阔雄浑。几天之后,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同高原上的雄鹰、牦牛近距离接触,并在泽库县观看赛马,一路上听朋友介绍高原的云和雨、高原的风和沙、高原的人和事。也知道了,黄河不姓黄,三江(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涓涓细流清澈如碧绿的翡翠。在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我们看见河岸耸立的赭红色山壁,经过岁月的风化出现了层次分明、排列有序的蝌蚪形状洞痕,一眼望去,就像密密麻麻的经文,在蓝天碧水之间讲述着这块土地的故事。此后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些雕刻了千年万年的洞痕启发了藏文,还是藏族文字的特殊形态被岁月之手雕刻在陡峭的石壁上?没有答案。

这些观感,实际上成了我对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准备。在这个夏天北京连降滂沱大雨的日子里,我被封闭在北京以北的山里,连续数日读书,读得最细、阅读时间最长的是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

如果说必须谈谈读后感的话,那么我选择从“才让”这个小说人物开始。

在我看来,重视一部作品,首先是因为重视作品里的人物。以我的阅读经验判断,小说中才让这个原本笨拙的孩子,是作者少年记忆和故事的出发点。尽管记忆这东西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是一旦它根植于作者的理想园地,就很难连根拔起,久而久之,成长为一棵丰满的想象之树,并通过语言文字被描绘出来,同时也成为一片树林的核心或曰灵魂。

这片树林,于是构成了一部长篇小说。

领略诗性的咏叹

才让出生在一个卑微的藏族牧民之家。小说中“我的父亲”因为了解藏民生活、开展工作需要,到沁多草原的野马滩蹲点,住进才让家的帐房时,他的哥哥索南平措和妹妹梅朵欢天喜地,而才让则“望着远方不说话”。当父亲得知他是聋哑人之后,心疼地把他搂在怀里说:“最聪明的人却又最可怜,今天晚上才让我睡。”

这件事发生在父亲遭遇洪水、才让的阿妈毛为为救援父亲而被洪水吞没之前——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父亲作为“公家人”(也可以理解为公仆),同藏族群众水乳交融、在藏区鞠躬尽瘁,并非完全出于感恩。如果有感恩的成分,那也是更高层次的感恩,因为父亲是“公家人”,用他的内心语言来表达——“代理副县长就是代理良心,不然要他干什么?”

洪水过去了,才让的阿妈却再也没有回来。“沉默的才让愈加沉默,他伫立在高地上,望着低洼地和大水的眼睛晶莹而清澈,如同冰雪的精灵在无边的寂静里放光。”在父亲的感觉中,才让的眼光有声音,有一种悲凉的能够穿透人心的声音。从这样的文字里,读者不仅能够领略诗性的咏叹,甚至还可体悟神性的暗示。

不久后,在父亲的坚持下,才让被带到西宁治病。同样处在童年并同样面临饥饿的“我”,对才让的到来有着本能的排斥和戒备,而姥爷的一句叹息“这是恩人的娃娃,我们不能对不起他”,表达了全家人对才让的感情基础。在和才让相处的日子里,“我”很快发现,“才让在逐渐适应之后很快就显示出了比我更强的能力”:才让在前往庙宇的路上发现晾晒的蕨麻(一种可以果腹的植物),从而判定可以在附近的山上挖到蕨麻;在姥爷试图用姥爷陪嫁的银碗换两只羊牛肉时,“才让跳起来一把夺了过去,拿着银碗转身就跑”,跑的结果是四天四夜之后,他带着用一只普通瓷碗换来的两只羊羔回家,“首先看到他的姥姥扑了过去,她撕住他,打他的屁股。”“我和姥爷从屋里扑了出去,因为急切,姥爷把我撞倒了”。这些细节意味深长,让读者看到,藏族聋哑孩子才让在西宁治病期间,一方面让物资匮乏的“公家人”家庭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也使这个家庭凝聚在一个超越亲情、友情、恩情的情感纽带之上。

爱和感恩的故事

读者从开头部分就看到了这一幕:父亲沁多草原极有威望的原部落头人、现公社主任角巴安排住进牧民桑杰(才让的父亲)家后,无论搬迁工作多么繁忙,父亲有心帮忙却都插不上手,总会被客气地、谦卑地婉言谢绝。直到有一次,父亲听说才让家的草堂供奉着“雪山大地的宝贝阿尼玛卿雪山”,他学着牧民的样子磕了个头,似乎就在那一瞬间,他获得了牧民的信任。此后,他再帮忙干活,牧民不再拒绝,牧民的孩子们还为他唱起了歌。他把聋哑的才让带到了城里,桑杰一家也没有表示任何的疑虑,因为在桑杰一家人的眼里,父亲这个“公家人”和他们已经是一家人了,“父亲意外极了,仅仅因为对着草堂磕了一个也许只是做做样子的头,就带来了如此大的变化”。或许,这个细节揭示了父亲同藏民相处并顺利融入其中的密钥——你尊重他们的习俗,他们就尊重你的事业;你把他们当亲人,他们就是亲人。

此后,随着饥饿和为才让寻医问药的周折,一连串爱和感恩的故事发生了。在最困难的那一年的寒冬,才让和“我”含辛茹苦养大的两只羊被偷走了,姥爷带着才让和“我”冒着危险找回了羊。当角巴知道这件事后,拍着才让的脑袋说:“你是念祈福真言的藏族人,把羊拉回来是不对的。”这个说法让我们吃了一惊。而角巴自有他的道理:“饥荒的时候,雪山大地得罪的不是偷窃的人,是把食物不肯舍出的人。”这两只羊,最终在全家意见纷争、心情复杂、态度反复的目光中,又被送给了偷羊的“坏人”。这个结果是我们始料不及的,然而,符合角巴的逻辑,进而可以说,符合雪山大地的逻辑。

一方面,两只羊得而复失,全家饥饿的状况未能改善;另一方面,母亲带着才让四处奔波,家中钱财几乎耗尽,才让的聋哑问题却未见改观。绝望之中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姥爷带着“我”和才让乘坐长途汽车,辗转找到一个县城里的藏医院。老藏医看了一眼,连问都不问就做出了诊断,给才让扎了针又开了药。叙写这次求医过程,作者用的几乎是工笔法,姥爷和藏医的对话尤其耐人寻味。姥爷说:“是啊,不能再扎了吧?”老藏医说:“现在就差这一针啦,不扎的话,以前的针就是白扎啦……吃了不少药吧?”姥爷说:“吃的药有一麻袋。”老藏医说:“现在就差一种药啦,不吃的话,以前的药就等于白吃啦。”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我在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想到了两个字:高明。而读者大概也已可预感到这次求医的结果了。这个结果不是单纯地来自中医、西医或藏医,而是中医、西医和藏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实,高明两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想说的是,这是作者对那块土地的深情认知、对地域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也是对一种神奇力量的体悟。没有厚此薄彼,没有非此即彼,而是各美其美。7天后,早晨的天高阳起,母亲照例叫了一声:“才让。”才让倏地睁开了眼睛。到了晚上,临睡觉时,才让突然随“我”叫了一声“姥姥”,全家人惊呆了。“我”又说:“你叫姥爷,姥爷。”才让吃力地说:“姥爷。”“叫阿妈,阿妈。”才让说:“阿妈。”全家人都哭了。

显然,杨志军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节奏设计张弛有度,情绪把控游刃有余,尤其是叙事语言淳朴,其口语化、生活化、民间化的叙述干净到了极致。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牛一马,娓娓道来,从容不迫,貌似平铺直叙,看似波澜不惊,实际上,每一个字都不是随意写来,每一句话里都有人间情感的蕴含,每一个情节都有事件以外的寓意。

之所以认为才让是《雪山大地》的核心人物,固然有很多原因,而借用小说人物母亲的话来说,才让是一个有“醒力”的人。醒力是什么?就是苏醒的力量。醒来自哪儿?除了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外界的神秘力量。我们不能确定才让把羊送给偷羊的“坏人”这件事情,同他此后的苏醒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没有做过说明或暗示,但是我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有联系。在雪山大地的博大胸怀里,任何奇迹都有可能发生,民意影响天意,天意尊重民意。

草原上响起彩虹

《雪山大地》成功刻画的人物远远不止才让一个。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设青藏高原的汉族干部,父亲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沁多草原;作为被新政权改造过来的头人角巴,成为草原建设的积极拥护者和智囊,献出了土地、财产和生命;作为最早进入青海的医生,母亲苗苗不仅呕心沥血地救治了才让,而且在事业的高峰期进入藏区,选择在麻风病院工作,终因感染而被隔离,同家人“生别”20余年,殉职在麻风病院院中……

在父亲、角巴、桑杰等人的努力下,沁多草原上建起了第一所学校、第一所医院、第一座超市。以才让为代表的第二代牧民,让沁多草原上响起了一道绚丽的彩虹——第一座城市。而随着城市的“生长”,草原进入了现代化的行列。

《雪山大地》写了很多人物,包括后起之秀张丽影、洛洛、梅朵、达娃等人,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本厚厚的书。而站在才让的立场上,我发现在小说的后面部分,这个人物被多声部复调淹没了。小说在最后部分给了他一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他在父亲感召下回到草原,最后官至副州长。但这不是我对他的预期。如果由我来写,我会在后半部分修剪多余的枝蔓,将主要笔墨放在才让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人物身上。我宁肯让他当一个普通的教师、兽医,让他成为沁多草原上的新一代角巴——像角巴那样忠诚、热情、善良,甚至像角巴那样自以为是,固守着自已的草原生活理念。

话又说回来,幸亏没让我来写后半部分,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过去的岁月里,不是生活在梦想里,现实的生活需要新型的牧民和新型的领导者、开拓者、建设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才让的结局是与时俱进的结果。

我不认识作者,从未谋面,但我可以断定,这是一个在高原、在草原成长的作家:因为熟悉,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更加熟悉。有些作品可以用一个月、两个月来完成,有些作品却需要用一生来完成。我在阅读《雪山大地》的时候,似乎能够看见一个顽强的身影,独步高原,风餐露宿,时而俯瞰大地,时而仰望蓝天,时而极目天穹,时而俯仰聆听,他能判断马背上每一块肌肉为谁跳动,能够听出太阳从雪山上弹拨出来的天籁之音,能够从河流的浪花里捕捉到悲欢,能够把他行走在高原行走的每一个脚印组合成诗句,镌刻到理想的天穹上。

扎西德勒,雪山大地!

(据《解放日报》)

编辑:荣英 张文静 美编:晓行



唱不尽百姓的真情与深情

——“建功新时代 民歌颂北疆”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观后

白瑾遥 李树榕



日前,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内蒙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乌海市委、乌海市人民政府、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建功新时代 民歌颂北疆”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隆重开幕。

民歌,是老百姓喜怒哀乐的内心情表达,不知作者,却流传不息,又因其连接每个人的真实生活和真切感受而常唱常新。新民歌,是指由词曲作家创作的,在民间不胫而走、媒介提及率和民众提及率都很高的歌曲。而这次民歌大会,既有民歌,也有新民歌,表现出广大百姓对产生共情的好民歌的由衷喜爱。

开幕式上,年过花甲的男中音歌唱家那顺用一首经典的《敖包相会》,打开了观众激情荡漾的心扉。当热烈而欢快的歌舞《乌海迎宾曲》呈现舞台时,似乎告诉这座新兴的山海沙城:“我们听懂了!这是乌海人民火热的情,滚烫的心。”

当男声独唱内蒙古东部民歌《天上的风》回荡在黄河的夜空中,观众沸腾的心慢慢沉静下来,从歌词中感受着人生苦短,感慨着生活多艰,感悟着生命的意义,由此显现出百姓口传心授百年的民歌,一定是充满智慧的,是心思通达的。“天上的风啊,有静也有动。地上的人啊,有死也有生。”歌词中流淌出的对大自然、对生命、对万物的珍视,以及对生与死的豁达心态,通过沉郁的旋律、缓慢的节奏,把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性思考,推向了哲学的深度和人生观的高度——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如何让自己活得更意义?

民歌大会上,将气氛推向高潮的是年近八旬的老乌兰牧骑队员金花与儿子金·巴特尔的合作,一曲流传甚广

的《送亲歌》。该歌喜中有悲,因为这是在表达对女儿出嫁难舍的深情;悲中又有喜,因为女大当嫁是人生的规律。

特别值得赞赏的,是由金花母子演唱的藏族新民歌《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代表作,已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唱响了近60年。但是,当金花老人说:“这首歌,是藏族歌唱家教给我的。”人们就会想到,56个民族之间,只有在交往的基础上才能交流,在交流的基础上才能交融,艺术创作的互帮互学就是最好的佐证。

母亲金花是用藏语的民族唱法演绎这首歌的,清脆的嗓音带着金属的质感,直击人心。儿子金·巴特尔则是用汉语的通俗唱法演唱的,他对旋律的创新性处理,与歌词毫不违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对于“80后”“90后”“00后”的观众而言,这首歌曲的旋律是好听的,歌词却是陌生的。然而,只要能够感受到母子两代由衷而发的真情、豪情,以及经典的新民歌真真切切在两代人之间传递,观众便会领悟到一种卓绝的传承的力量。这也揭示出永恒的艺术规律:无论民歌,还是新民歌,只要能在百姓中口口相传,就是因为接地气、接人心、接现实,继而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

曾听老人们说,在音乐传播没有电器化的时代,了解历史,都是通过“听书”。所以,2023内蒙古民歌大会便少不了曾在科尔沁草原非常盛行的“乌利格尔”,所不同的是,旋律在演变中,更易于歌唱,更易于传播。我们还听老人们说,呼麦,是一个人能同时发出不同高度两个声调的歌唱方法,属

唱响北疆文化

——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启幕仪式观后感

李悦

9月1日,由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主办的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举行启幕仪式。

当晚,广大观众随着音舞诗画《香溪水景长安月 万里写入胸怀间》徐徐展开,渐渐进入了渴望已久的文化艺术氛围。当身心被深深感动的同时,体会到本届昭君文化节彰显守正创新的气象。

首先,本届昭君文化节在打造主题思想上有所创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唱响北疆文化 传承青城文脉”为主题。文化节是一个文艺门类,要通过节庆形式来确保每次活动都有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北疆文艺品牌,使北疆文化成为人民群众随处可以感知的文化影响,增强文化认同。本届昭君文化节是探索北疆文化的契机。在昭君文化节举办之前的半年多时间里,呼和浩特有关部门经过线索征集、实地采访、梳理论证、专家评定等过程,完成了“青城印记”的整理工作。其

中“北疆文化 青城印记——寻迹文化符号集群”项目共梳理出100个青城印记,涵盖各类遗址、遗迹、文化场馆、文化地标等,分为古风遗韵、民俗故事、巷陌时空、馆院记忆、青城风物五个序列。在本届昭君文化节启幕仪式上,第一批50个北疆文化青城印记发布,来自各行各业的15位印记推荐人共同按下启动键,与现场观众一起见证发布。随后,第二批50个青城印记将陆续发布。通过这些文化符号集群的梳理,可以让北疆文化更为突出和鲜明,从而让文化融入城市肌理,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内涵。

本届昭君文化节的另一个创新之处是形式上的创新转化。例如启幕仪式改变过去传统歌舞晚会的形式,采用投影、激光、无人机等科技手段,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实景演艺震撼的效果。

本届昭君文化节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从9月1日至10月15日,一个半

月的时间里,将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敕勒川草原、昭君博物院等地举办三大类13项活动。一是启幕活动。二是品牌活动,包括已连续举办多年的“昭君文化”研讨会、“重走昭君和亲路”沿线城市联盟推广活动和“昭君出塞”民族团结专题邮展集3项活动。此外还将举办“情定敕勒川”全民相亲会暨草原集体婚礼、“弦上之音”艺术展演、中国速度赛马公开赛(呼和浩特站)和“奔跑吧”呼和浩特超级荧光夜跑等活动。三是创新活动,聚焦青年群体需求,以“青春”为主题设计了“骑行敕勒川”万人打卡游青城、“寻找呼和浩特城市推荐官”、“昭君沿线城市”讲解员大赛和时光音乐会、北疆文化研讨会等活动。

大家在参与各种活动时,会想起昭君这个传奇人物,也会想起董必武题写的诗句: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

陈先达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聚焦“两个结合”,阐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理论思考和学术探讨。(据《人民日报》)

《2023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

中国电影家协会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本书通过文字、数据、图表等资料,对2022年中国电影制作、院线、营销等产业环节进行分析总结。(据《人民日报》)

